

剛柔並濟

DARYL HALDANE



時間是 未來歷史的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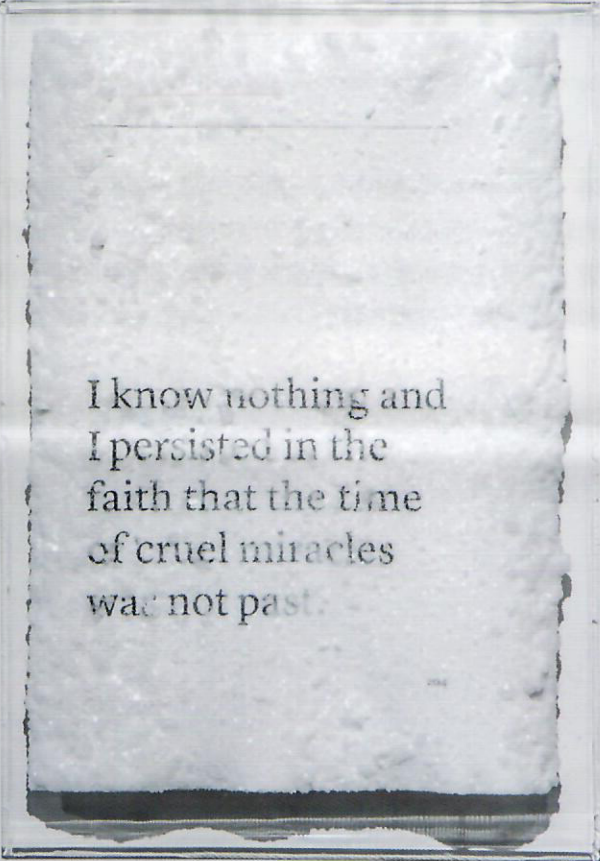
CÉDRIC MARIDET

Text by Curtis Law Photo courtesy of [Blindspot Gallery](#) and Cédric Maridet

在荒蕪之地，末日降臨之時，下一個文明發現到上一個文明留下來的警示遺言，這些歷史碎片能防止歷史重演嗎？又如果身處現在的我們在一個冰封的鬼城發現到這些字句，會怎樣認知這些「未來歷史」？時間對感知生命流逝很重要，而且任何的改變過程都需要時間。時間向我們發問，令我們思考每個改變的決定；有價值的藝術品都和時間一樣，向我們發問。



INTERVENTIONS, WE THOUGHT WE HAD TIME, 2014, LAMBDA PRINT, 40 X 60 CM, EDITION OF 3



I know nothing and
I persisted in the
faith that the time
of cruel miracles
was not past.

LAST WORDS, I KNOW NOTHING AND I PERSISTED IN THE FAITH THAT THE TIME OF CRUEL MIRACLES WAS NOT PAST.
2016, PRINT ON PAPER, CRYSTALLISED SODIUM TETRABORATE, RESIN, ACRYLIC BOX , 51 X 36 X 5 CM



LAST IMAGE OF KOSMOS 1154, 30TH JANUARY 1980 – 12TH OCTOBER 2014
2016, PRINT ON PAPER, MIXED MEDIA, 83.5 X 111 X 4.5 CM

CÉDRIC MARIDET 早於 2004 年推出一張電子音樂 CD，同時做一些 LAPTOP PERFORMANCE，然後為了配合這些作品，他還嘗試做錄像，第一個作品就獲得了 2005 年香港藝術雙年展的優秀獎。當時 SOUND ART 在香港還未有很高的認受程度，他已經嘗試把音樂放進當代藝術的語境中創作，而後來他進一步擴展創作素材的種類，除了以聲音和錄像為主的作品，還有攝影和裝置藝術。

北極 / 未來 / 歷史

當 MARIDET 準備駐留藝術計劃時，留意到一個名為 PYRAMIDA 的廢棄小鎮，它在挪威的 SVALBARD 群島上，但從前是俄羅斯的採礦城鎮。觀光團一般只在那裡逗留 2 小時，他參加觀光團後自行留下繼續探索幾天，期間他需要聘持槍導遊，以防北極熊襲擊。他覺得 PYRAMIDA 是一個舊貌保存得很好的鬼城，並令他聯想起 19 世紀法國社會學家的科幻小說《FRAGMENT D'HISTOIRE FUTURE》（英譯為《UNDERGROUND MAN》）。此小說講述太陽消殆，地球進入冰封狀態，逼使人類逃到地面以下。「不只因為冰封環境令我想起 GABRIEL TARDE 的小說，還有一個在獨裁統治下的烏托邦城鎮所引申出有關需求和生產的概念。」在這個北極圈小鎮的探索收穫，轉化成 MARIDET 的一個個展，展覽名稱為《FRAGMENTS OF FUTURE HISTORIES》，直接取自小說名字。除了文學，展覽還包含了科學和歷史元素。「未來歷史」的意思本身就存在矛盾，MARIDET 解釋，這種矛盾可見於不少科幻文學，尤其是故事發生於未來的小說。「發生於未來的科幻故事，可以投射到現在及過去，甚至投射真實的未來。可以視這些作品為未知的歷史的其中一塊碎片。」他解釋，展覽中的每件作品互相對話，構成紮實的概念敘事，故此可以將整個展覽視作單一件作品，反映了 MARIDET 對「時間」的看法，當中包含了地理時間、歷史時間和現象學時間。

遺言 / 科幻 / 文學

除了 GABRIEL TARDE 的小說，MARIDET 也參考了不少文學作品，包括 H. G. WELLS 的《THE TIME MACHINE》、RAY BRADBURY

的《FAHRENHEIT 451》、STANISLAW LERN 的《SOLARIS》、ALFRED TENNYSON 的《ULYSSES》和 KURT VONNEGUT 的《SLAUGHTERHOUSE-FIVE》。將這些作品和 PYRAMIDA 這個場所並置閱讀的話，會發現雙方的隱含意味都變得更加突出；因為這些文學作品都有某些共通點：反烏托邦、末日、史詩、未來、時空穿梭和科幻等。PYRAMIDA 明明是過去的遺物，一片荒涼，但同時又彷彿是一個末日之境，究竟人類在這裡看到的是過去，還是仍未發生的未來？「我們很多時可從科幻小說找到當下社會的描述，縱使故事或者發生在另一個時空。其中一個我感興趣的是有關『自動化社會』的現象：GOOGLE、FACEBOOK 和 APPLE 正在排除『錯誤』可能性，它們的演算法沒有給你擴大可能性，而是不斷收窄，直至你所熟悉的，都是它們產物。『錯誤』和分歧對創意很重要，因為這些東西讓我們探索未知的路徑。」展覽其中一件作品名為《LAST WORDS》，MARIDET 將上述那些 19 或 20 世紀的科幻小說的結尾，印出來然後以化學結晶程序造出冰封效果。放在 PYRAMIDA 的語境，這個作品的含義就很強烈：在荒廢鬼城，找到上一個文明遺留下來的「遺言」。被製成《LAST WORDS》的遺言包括《SLAUGHTERHOUSE-FIVE》的「EVERYTHING WAS BEAUTIFUL, AND NOTHING HURT」和《SOLARIS》的「I KNOW NOTHING AND I PERSISTED IN THE FAITH THAT THE TIME OF CRUEL MIRACLES WAS NOT PAST」。「這些句子同時涉指過往和以後的人類文明，在這個語境中，過去、現在和未來得以匯流。」

干預 / 末日 / 漂流

在另一件作品《INTERVENTIONS》中，MARIDET 將一些句子投影在 PYRAMIDA 的地理環境上，然後透過攝影記錄下來。一部份的句子是 MARIDET 自己寫的，另一部份則和《LAST WORDS》一樣，從文學作品中擷取，所以也隱含預警意味，以及跨文明對話。「WE THOUGHT WE HAD TIME」、「WE THOUGHT WE WOULD LIVE FOREVER」和「WE THOUGHT IT WOULD NOT MATTER」

等字句，都暗示著末日災難的陰霾，隱喻對延續人類文明的悲觀，和科幻小說中的警示預言。「這些句子在不同層面與 LANDSCAPE 對話，例如投射在廢棄游泳池上的『WE WERE DRIFTING ALL ALONG』、『DRIFT』的意思和游泳池這個場所本身就互相響應，同時寓意我們都是隨著生命的軌跡隨波逐流，尤其在現今的數碼時代，人類文明的步伐已跟不上科技發展；PAUL VIRILLIO、JEAN BAUDRILLARD 和 BERNARD STIEGLER 的著作都有提及過類似的論調。」雖看似悲觀，但 MARIDET 強調，比起作為悲觀的預言，希望透過作品去提問，令我們思考歷史、現在、未來，以及時代。

同時 / 冰塊 / 真相

MARIDET 在 PYRAMIDA 的探險中帶回了一片在海上漂流的一塊冰川碎片，以顯微鏡觀察，發覺隨著焦點不斷改變，會看到不同的裂縫和微粒。他將觀測過程錄下，變成 3 個頻道的錄像作品《CHRONO-SYNCLASTIC》。「這冰塊是從一個年代久遠的冰川上得到的，觀察著它的微粒移動，就像觀看地質時間的歷史演進。整個人類歷史可以由一塊時間碎片盛載，是很有趣的事。而其實很多物件都像這冰塊一樣可以成為一本『歷史書』，3 頻的特性就是要指出這種普遍性。作品名稱取自 KURT VONNEGUT 所說的『CHRONO-SYNCLASTIC INFUNDIBULUM』，意思是同一時間出現在不同地點和時間點，甚至是同一個時間無處不在。」而這種 CHRONO-SYNCLASTIC 的狀態同時有一個含義：「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TRUTHS FIT TOGETHER」。但問題是，真相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怎樣才算真相？就像 MARIDET 的另一個作品《RISE, FALL》，參考了 19 世紀發明的天氣預測器 STORM GLASS。STORM GLASS 當時會被視為準確，是因為人們對科技的盲目信任，但後來已證實它不準確。幾百年前，STORM GLASS 或許是一個「真相」，但今天呢？還有明天和後天呢？什麼才是「真相」。



FAST KILL – REDUCTION I
2016

INSTALLATION WITH FOUND OBJECTS (INSECTICIDE CAN, METAL SCRAP, SOIL), EQUILATERAL TRIANGLE TABLE
60 X 60 X 60 X 137 CM